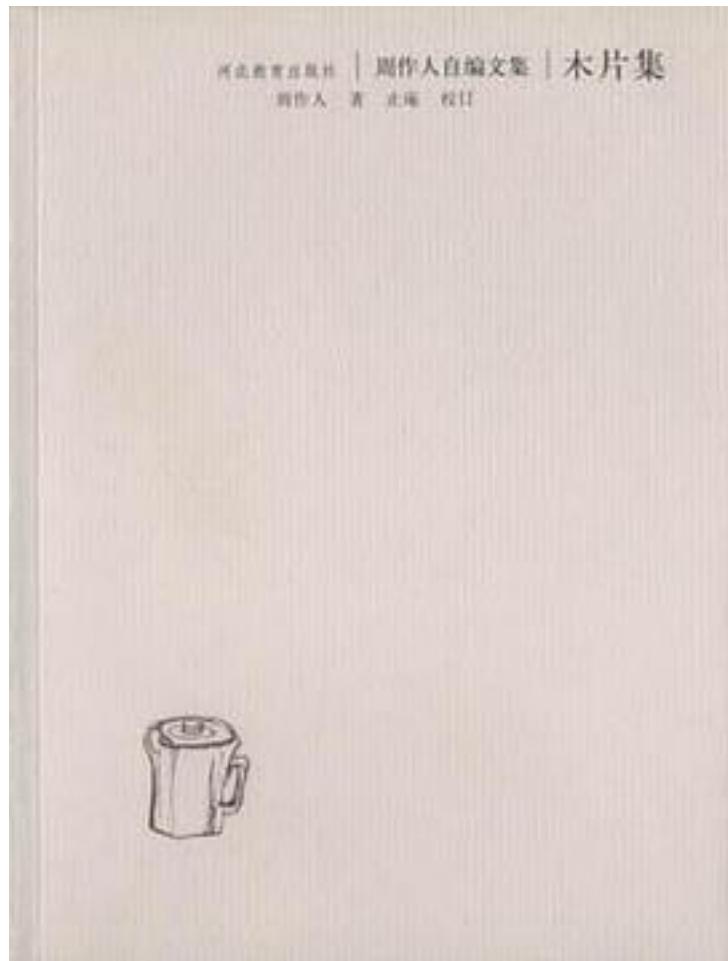


木片集



[木片集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周作人

出版者:河北教育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02-1-1

装帧:平装

isbn:9787543444010

说起《语丝》，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，在中年的人听来，已有生疏之感，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。但是提及鲁迅与“正人君子”的斗争，却以这为根据地，所以一说它的历史，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吧。

“五四”原是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，由大学生开始，渐及中小学，末了影响及于工商界，要罢市罢工表示援助，这才算顺利成功，没有什么牺牲。这件事表面上是结束了，影响却是很广大，浸渗得很深，接着兴起了所谓新文化运动，这名称不算怎么不恰当，因为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，也得到不小的结果。这以前有《新青年》和《每周评论》，差不多是孤军奋斗，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“接力战”的状态，气势便雄厚起来了。《语丝》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，可是要说它成立的缘因，却非得从《晨报副刊》讲起不可。

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后，有好些讲《语丝》的文章发表，就我所见到的来说，写得最好的要算章川岛、孙伏园，他们都是参与这刊物发刊的事的。《晨报》本来是研究系的政党机关报，但是五四时期也相当援助这个运动；孙伏园因罗家伦关系进了《国民公报》，后转入晨报社，主管第五版，登载些随感杂文，鲁迅也时常投稿，很有点新气象。孙伏园后来主编新增的副刊，益得发挥他的编辑手段，声价日增，鲁迅有名的《阿Q正传》，就是在那上边上发表的。可是后来孙伏园被排斥去职，由陈源的友人徐志摩继任，于是《晨报副刊》全然改换了一副面目，差不多成为《现代评论》的日刊了。

孙伏园失了职业，于他固然很是困难，但不久由邵飘萍请去，担任《京报副刊》的编辑。可是以前在《晨报副刊》写文章的人终有点不平，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小刊物，可以自由发表意见。查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：“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，同玄同、伏园、川岛、绍原、颉刚诸人，议出小周刊事，定名曰《语丝》，大约十七日出版，晚八时散。”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：“下午至市场赴语丝社茶会，至晚饭后始散。”那一天是星期，可见后来《语丝》是改在星期出版了。同人中本来还有刘半农、林语堂、俞平伯等人，那一天不知何以不见。记得刊物的名字的来源，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，这并是原就有那一句话，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，分两次指出，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。这一个故事，大概那天与会的人都还能记得。至于第一期上的发刊词，系大家叫我代拟，因为本来说不出一个什么一定的宗旨，所以只好说得那么笼统，但大体上也还是适合的。到后来和《现代评论》打架的时候，《语丝》举出两名口号来：“用自己的钱，说自己的话”，也还是同样的意思，不过针对《现代评论》的接受官方津贴，话里有刺罢了。

《语丝》的文章古今并谈，庄谐杂出，大旨总是反封建的，但是等到陈源等以“正人君子”的资格出现，在《现代评论》上大说其“闲话”，引起鲁迅的反击，《语丝》上这才真正生了气，所以回忆《语丝》这与“女师大事件”是有点分不开的，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所谓清党时期也很用了一点气力。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工夫，就只可惜使用在斜路上，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，由俏皮而进于刻薄卑劣，实在够得上“叭儿狗”的称呼，但是如果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，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。我自己就曾经吃过一个小亏。有一次陈源对有些人说，现今女学生都可以叫局。这句话由在场的张定璜传给了我们，在《语丝》上揭露了出来，陈源急了，在《现代评论》上逼我声明这话来源，本来是要据实声明，可是张定璜竭力央求，不得不中止了，答复说出自传闻，等于认错，给陈源逃过关了。张定璜与“正人君子”本来有交情，有一个时期我也由他的中介与“东吉祥”诸君打过交道，他又两面拉拢，鲁迅曾有一时和他合编过《国民新报》的副刊，也不免受了利用。上边所说的声明事件，川岛前后与闻，在张定璜不肯负责证明陈源的话的时候，川岛很是愤慨，那时语丝社在什刹海会贤堂聚会，他就要当场揭穿，经我劝止，为了顾全同事的面子，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。女师大事件也是一个大事情，多少有些记忆，但是参与的人现在健在，比我更知道得多，也更可信，所以我还是以藏拙为佳了。

作者介绍：

目录: 一小引
二 复辟避难的回忆
三 语丝的回忆
四 蔡子民

- 五 钱玄同
- 六 刘半农
- 七 爱罗先珂
- 八 诗人黄公度
- 九 读古诗学文言
- 十 唐诗三百首
- 十一 唐诗易解
- 十二 杜少陵与儿女
- 十三 希腊神话
- 十四 关于目连戏
- 十五 喜剧的价值
-

..... (收起)

[木片集 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周作人

散文

随笔

散文随笔

杂文

民国

文学

周作人自编文集

评论

周作人晚年短文多用浅显易懂的白话，文言色彩愈来愈淡，到底是臻于化境，还是笔力衰朽，实在很难说。主题仍然不离早年启蒙以及草木虫鱼的话题，但是说出来总觉欲言还休，不能尽意，甚至有一些临深履薄的味道，更兼之不得不有所迎合，两种气味混杂在一起，读着读着忽然有不舒服的感觉。为之一叹。

本集所选篇章都颇短，以五六至五八年間發表文章輯錄為主。

此集還是知堂先生晚年唯一自行編訂并出版的隨筆。內容不外是談往事 玩具 吃食 動物諸如此類。文字中徘徊不去的是傳統的風雅 將久已遠走的往昔 微薄尋常的生活 娓娓道出一點感情 品出些許味道的那份平和安詳 著實不易。而世事流轉 拂及當下 却連那點怡然忘機的情懷 也遠了。

写什么都好。我就是爱听他谈人世。

窗外有雨，听周二公子娓娓道来，不觉上午已过半。（这段时间都在留意收集这套自选集）

九月份收集周二公子的书，这本为始。还是喜欢谈南北吃食的文章。“钱玄同”的那篇让人印象深刻。

知堂的毒舌。

周启明在我的眼中于是有了性情的轮廓。

其实已经不是民国了，却总会把周作人归到民国。跟前本雨天的书相反是本晚期作品，依然是本薄册子，依然看起来淡定平常，雨天的书里那种革命青年的气息却没了，更像是回忆纪念。【每天睡前两页书都要变成睡前两百页了啊，摔！！】

晚年之作，更其平淡。

百科小书，周大的文笔简单舒服

写动物的文章超级萌超级萌，从文料里补充的博物的知识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有意思。

关于避讳，提到邱姓原为“丘”，雍正朝为避孔丘讳方增加花耳朵

第一次读周作人，没领略到多少。此道精神，算是入门……

晚年变得好朴质，也没有那么生气勃勃了。

这是我读的周作人的第一本书，以前只是略有耳闻他和鲁迅的故事。这本集子里的他，保留了男孩子那般对周围事物朴素的好奇，而这好奇因为他走过的路和读过的书更有分量。我最喜欢讲南北小吃的那一篇O.O

有趣~

为啥不多写山中杂记那种信呢？

早晨在图书馆看完。一本比较小众的周作人自选集，笔调温润，选材平易。印象深刻的是一单写生活器物的几篇，又精致又小巧。

买

有点一半，部分文字有“为写而写”的意思

[木片集 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知堂晚年的随笔，文字愈加简约明朗，气度之从容于今也稀见了。知堂对名物的兴趣仍旧一以贯之，且此时已不见了大段的知堂式的“文抄”，以此刻读来的轻松，可以想及写时的自如。其晚年唯一自行编订的《木片集》中，这样的随笔文字俯拾即是。有说麈尾的一篇，从内容...

[木片集 下载链接1](#)